

荀子增注

十九之廿終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
10



文庫 17
W10
10



荀子卷第十九

上州山世藩正編

唐魏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

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九。增此篇間有似抄錄者。不特荀卿語也。本注九舊作七。今據舊目錄改之。

舊目錄改之。

大略

舉為標首。所以起下文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增王于沉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

欲近四

宋本無本
注舊第以
下五字。

010185192631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唐氏寄

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

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增近如字。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

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儵謂不欲見內。不察泉中魚之義也。增本注浮思即罔思。博雅曰。罔思。屏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增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真。倒衣也。

裳而走。禮也。增毛萇曰。上曰裳。下曰裳。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增詩。齊風東。方未明篇。天子召諸侯。諸侯登輿就馬。禮也。輿。謂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增輦力展反。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

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增出尺類反。天子山冕。諸侯玄冠。

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粉。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繡。鄭注。觀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鞞而戴弁也。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增物茂。卿曰。諸侯玄冠。大夫裨冕。當是諸侯裨冕。大夫玄冕。彼此互誤。愛曰。觀禮曰。侯氏裨冕。司服職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物氏所據也。然荀卿富國篇曰。諸侯玄衾。

宋本諸侯不重。宋本車作輿。

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玄襜衣冕。即司服職衮冕也。然則此玄冠當據富國篇作玄冕。裨冕本注是也。唯鄭云當作倮云。非鄭說也。韋弁富國篇及司服職皆作皮弁。韋弁則王者兵事所服也。或是皮弁韋弁同物。而王者兵事服士服矣。天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筵大珪。長三尺。行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筵然無所屈也。茶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增玉藻曰。天子擗筵。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訛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訛後訛。無所不讓也。其形則詳于考工記。玉人職。又案大夫笏以魚須。又竹。見玉藻。本注器用之器可疑。○筵音挺。笏音忽。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彫畫為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增大雅行葦詩。敦弓既堅。毛云。敦弓。畫弓也。釋文敦音雕。又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

者其義見左氏文公。諸侯相見。卿為介。相見謂於却四年傳。○彤徒冬反。也。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增相見謂朝會。以其教出畢行。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之時也。衛之士大戴禮。出作士是也。畢行。師畢行也。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君行師從。杜預曰。二千五百人或曰。教下脫。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衛字。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聘入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珅。反絕以環。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珪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

古... 卷... 三

以珍珪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增聘人徵辟人也。蓋古徵士之禮。有如此者耳。絕人以玦。晉獻公賜申生以金決之類。反絕以環。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于夷吾之類。共見晉語。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

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

明為國以仁為先也。增知音智。聘禮志曰。幣厚則

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增今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禮云以下見論語。古屋。南曰。殄當

作殄。與歿沒通。志音誌。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備矣。不時宜不敬

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備。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增今詩指作旨。唯作維。驩歡同。水行者表深。使人

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

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

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增去起呂反。舜

曰。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

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增治直吏反。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

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

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為于偽反。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詩外傳
君疇作手
壽路史作

荀子

卷十九

四

尹中世記
尹壽為許
百友務西
務作務成
西王國
作西王性

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

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於犬填

顯頊學於錄圖帝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附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

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增今新序犬填作犬真錄圖作綠圖成子伯作威子伯時

子思作錄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時子斯

服衰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增衰七雷反

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

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增士昏禮作承我宗事○迎魚敬反鄉音向相息亮反

隆率以

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

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

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

命矣

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增唯舊作惟今據宋本改之士昏禮能作堪敢

上有不字無矣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所以稱行者

音扶行也

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

者慈焉賤者惠焉

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為人之行也增長竹丈反弟大計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

用刑罰於萬民也

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

君子之

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面

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增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古屋禮。隔曰。勿彊。學記所謂道而弗牽也。○彊其兩友。禮

以順人心為本。故於禮經而順人心者。背禮者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增背字舊作皆。後人私改者也。

今據宋本元本改之。背禮者也。猶言背禮者耶。檀弓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於禮者之禮也。其動

也中。○凶音。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無背音佩。

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為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增驩歡同。禮論作歡。

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友。

增禮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貴貴尊尊。尊賢賢老老。

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增禮記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長竹。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也。增禮記

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

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有里。義有門。里與

謂禮也。里。所以安。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

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

桃源藏曰。禮當作仁。或云。虛。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雖

當作處。下文云。處仁以義。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雖

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遂理而不敢。不成

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審節而不知。不

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為和和而

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八音則不成樂也故曰仁義

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君子處

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增行義以禮然後義也

雖能斷而不違謂禮然後為義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

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增本謂治國家之大經末謂威儀節奏詳見左傳昭公五年女叔

齊之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財曰賻輿馬

曰賻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

明器琴瑟笙竿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

宋本作

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賻賻知死則賻賻所以佐生也

贈襚所以送死也贈送猶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

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增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蓋未葬之稱不及悲哀謂已卒哭也周平王

踰年而歸惠公仲子之賻春秋非之故吉行五十再喪百里賻贈及事

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再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再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增再古奔

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增輓音晚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

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

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

韓詩外傳上卿作大

韓詩外傳
中卿作大
史。

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

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

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增後胡患至

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也二

策第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若司

冠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

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增老子曰禍兮福

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亦此意豫哉豫

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也三策第三策禹見耕者

韓詩外傳
下卿作大
祝。

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

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增家語云如在輿遇三人

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

久也○耦吾口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為陵犯

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

以禮是暴天物也增殺恐祭誤禮記曰祭祀不祈不

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大夫

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

古之

卷十九

八

是也。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

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註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

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增周禮黨正職。作一命齒于

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據此考之。齒於鄉。交于鄉人以齒列也。非特鄉飲酒之時也。上大

夫。中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

也。夫。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

為序。增吉事謂祭祀也。古者五禮以祭事為吉禮。尚尊。文王世子所謂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也。尚尊舊

作上尊。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

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謂不

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增富國篇。無君臣不得不

尊六字。夫婦作男女。驩作歡。○少詩。照及。長竹丈反。

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珪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帛以請覲。所以私見也。

聘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增覲徒歷反。見

賢遍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貌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

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增此與

賓客言。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鎗同。濟濟多士貌。之狀也。鎗鎗有行列貌。增濟濟

鎗鎗謂出入進退之儀也。○朝直遙反。濟子禮反。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

有亾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謗上曰訕。亾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胙。

少儀鎗鎗
作翔翔曲
禮作踰踰

喪大記載
之下一節
同。

喪大記曰
若君食之
則食之。大
夫父之友
食之則食
之矣。

衛侯之弟鱣怒謂若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

慶鄭也增訓所諫反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

於士一問一臨增三息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

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既葬君若父之

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

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增食上祥吏反下如字辟音避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禮也謂制度精麤設宴也增設當作燕字似而誤禮記曰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易之咸

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夫婦之道

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故以夫婦為本增本注說卦當作序卦今見周易序

卦傳文咸感也以高下下增艮為山兌為澤○高以

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聘士之義親迎之道

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禮者人之所履

也增所履行也失所履則顛蹙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

者禮也增禮記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蹙音厥禮之於正國家也

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增權稱

人無禮不生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事無禮不成增事謂

家無禮不寧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和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

樂當作鸞字誤也禮論作鸞步中武象趨中韶護珩玉之聲緩則

宋本則作
必

荀子卷十九
卷十九

宋本後作后。

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也增中陟仲反也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脩立之名也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水未泮正月以前二月可以成昏禮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增霜降逆女者家語本命解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水泮殺內者呂子上農篇云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農不出御謂急農事皆野處也十日一御者為之也本注所說已失正文意又坐視膝立失詩義失詩義者不關荀卿書故不辨之

禮論篇貌作理元本思作

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立視五雋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增而大舊作而六是據三十六字私改之者也今據宋本元本孫鑛本標注文貌情用相為内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本改之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增此當從禮論篇注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增索色白反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禮論篇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人君身謂死衛社稷人

謂舉賢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

從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

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

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崤

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

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掩閉公

暗昧。增公猶君也。○妒丹故友。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

為狡。增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蔑孽也。蔑與穢同

終為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

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

宋本妖作祇下同

用也。國賴其言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

標注本田上有使字

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

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

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

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

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增家猶言每家

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

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

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導謂教導之也。十或為

七。增在國中之謂大學。在鄉黨之謂庠。在郊遂之謂

序。禮樂志曰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是

古之

卷十九

七

宋本導作道

宋本大佐太

宋本釋作式。

也。十字或為七為是。禮記曰。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詩。小雅。絲蠻卒章。○飲於鴆反。食祥吏。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

宋本俊作優。

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也。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增。鄉。許亮反。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人。不能

宋本以作用。

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也。增。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也。好呼報反。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側愚反。蕘。招反。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

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增。芻。側愚反。蕘。招反。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

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

也。其理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

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也。增。應。猶當也。本注百姓二字似衍。

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八十者。一

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

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

不。不當為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中茶地。增。齊音咨。衰七雷反。與新有昏。昏不事。

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也。增。不事。謂不從政也。禮記曰。八十者。一子不

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

宋本齊作齋。

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音基。子謂子家駒。增續

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

也。續然。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晏子功用之臣。不如晏子也。增續然。繾繾從公貌。

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增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不如管仲。有

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

不全用仁義也。增知音智。野人也。增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不

可以為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增此獨論

管仲耳。不及於四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

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言也。增齊宣王名辟疆。陳敬仲之後也。孟子曰。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三息暫反。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

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增之之上。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志卑

者。輕物。物事。增輕牽。輕物者。不求助。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不勝任。氏羌之虜也。謂見不

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累。氏羌之俗。死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增列

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

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增列

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

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增列

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

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增列

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

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增列

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

之。熾則煙上。謂登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

遐。然後成爲孝子。爲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

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爲。今夫以箴者。終日

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

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

同。眸。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

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

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

漢蕭望之傳堯舜作紂作桀一字。桀字。民之欲利。作民欲利之心。民之好義。作民好義之心。

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

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

得喪。皆謂言財貨也。士不通財貨。不得言言之。亦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也。質讀爲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

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

拜稽首。禮記曰。畜馬乘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

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錯

七路反。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幣。謂不脩財幣

取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蔬菜曰園。謂若公儀子不

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增場亦樹菜蔬地。當春夏生。垣

之時。謂之圃。秋冬築此蓄其物。謂之場。蓋皆於園

宋本財貨作貨財孫續本同。

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

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增樂

音洛施始鼓反窶其矩反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

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增文王以下自一章不與上文同本注非案語助○卒遵聿反多積

財而羞無有羞貧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增鄭玄以

在訓賦稅見禮記檀弓篇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增

下孟反上好羞則民間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脩飾也增羞當作

義字似而誤也言上好義則人人自脩其行聞謂人之所不見也○好呼報反下同上好富則

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增衢道之所枝分也亂上疑脫治字○衢其俱

反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

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增傾絕矣三字恐衍○背音佩

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

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增與音餘下同雨于

符反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

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

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曰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

或以茅增說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

元本無則字

民也。增無主乃亂。故立君。○為于偽反。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

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增差

楚宜。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

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增詳于解蔽篇。○賈音古。

以賢易不肖，不待上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

後知克。無入禦敵，故知必克。增謂先知也。○治直吏反。齊人欲伐魯，忌下莊

子，不敢過下。下魯邑。莊子下邑大夫。增有勇者。增下皮彥反。晉人欲伐衛，畏

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問

宋本爵祿作祿爵

宋本韓本先上有曰字

堯舜。好問者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增有不無有

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增無道藝也。先

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增堯舜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

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

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

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增下文曰：學問

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仍案六貳當六經誤。夫苟

以六博求財，豈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也。幡與

翻同。增蛻音稅。又音退。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顏色，出

辭氣効。効，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無留善。有善即行，

宋本効作效。通。

標注本隘
作陝。

無宿問。當時即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知非

之難。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事究其難。增盡津忍反。君子立志如窮。通變。雖

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君子隘。

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獲。增隘與隕。勞倦而不苟。不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

也。兵而辭不備。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

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

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歲不寒無

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

道。所謂造次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

宋本夫作
人。元本洽
作治。標注
本而作者。

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夫盡小

成。至其盛也。乃溢為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夫盡小

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色澤

德潤身。行下孟反。增夫音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

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教而不稱師

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畔之人。明

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增呂氏春秋曰。君

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

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

於朝。君子不與交友。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太過。故

增行下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

孟反。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

也故春秋善晉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

侯衛侯晉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增詩。小雅巧言之篇。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

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

相。謂為人贊相也。增心同舊作同心。今據宋本。元本韓本孫鑛本標注本改之。○相息亮反。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

為斯為孝子也。增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行下孟反。下同。

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

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會子行。晏子從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宋本大作太

於郊。增從家語晏子說苑共作送此蓋誤。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

人贈人以財。增庶人即小人。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

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

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櫟。枯三月五月為櫟。菜

敝而不反其常。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櫟。枯。矯。揉。木之器也。言寘諸櫟。枯或三月或五

月也。櫟。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謂。輻。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為。牙。至。於。輻。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

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輻。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櫟。之。廉。也。鄭。云。櫟。冒。輻。之。革。也。革。急。則。衰。

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弊。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輻。中。者。蚤。讀。為。爪。爪。謂。輻。入。牙。中。

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增。五。月。疑。衍。文。

儻采當作儻革字似而誤。○君子之彙括不可不謹

家語蘭芷

也慎之為移其性蘭芷彙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

本三年蜜

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質之言所漸者

醴作醴

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

一佩作匹

此語與晏子春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

馬晏子說

不同增芷昌改反君其所漸深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

苑同

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

其所漸深也增香酒美酒也以此賢者君子之所漸

而與之通可讒而得也猶言可得讒耶

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

不成器人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

衛風淇澳之篇毛萇曰治骨曰切象曰磋和之璧井

玉曰琢石曰磨○磋七多反字又作磋

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

謝朓曰案厥同厥說文厥門梱也梱門際也荀子以

厥為際晏子以困為梱皆謂門限愛曰子字恐下誤

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

增家語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仲由卞人字子路一字季

路又曰性鄙而不達於變通○贛與貢同被皮義反

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增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

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

此語出曾子增大戴禮曾子制言多知而無親博學

及立事載之不立作不言似是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

博而無師法也。增多知謂多所知也。無親無親友也。好而無定謂日變所好也。不與謂不與為友也。○好呼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報反。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書也。言不學雖

有善質未為成人也。增少內則所謂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是也。壯謂三十也。○少詩照反。諷方鳳反。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一也。亟也。已力反。君子進則能益

上之譽而損下之憂。損進也。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

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增居之居位也。○誣音無。學者非必為

仕而仕者必如學。窮甚如饑寒。韓子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矣。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

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增毛萇曰。恪

同。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

無有匱竭之時。故。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

後治于家邦。言。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

友所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

相攝佐者。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

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

韓詩外傳。作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韓詩外傳。作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韓詩外傳。無此一條。

韓詩外傳。無此一條。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幽

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幣漏也。增。毛萇曰。宵夜乘升也。鄭玄曰。爾。女

家語作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

元本臯作

宰

徒刀反。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墳。臯如也。嶼

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墳。丘壠。臯。當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嶼與墳同。

謂土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增。家語曰。自望其廣。則臯如也。視其高。則墳如也。察其從。則鬲如也。王肅曰。臯。高貌也。墳。而高冢是也。楊倞為宰非。○

鬲與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增。休。息也。互文也。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

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

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增。好。呼。報反。傳直戀反。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樂章播入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

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增。其聲不淫。不傷。能得中正。故可內於宗廟。○內音納。小雅不

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汗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

而疏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

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

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肆意增重直用反輕率政反人有快則

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

或曰為卿士也增五當作四士當作仕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

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入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

教至然後治事不敢增絕君子也者而好之增絕其人有

也增絕其人也謂得賢師也增好之謂好學也其人謂可教之人也字當移入下○好呼報反

下其人也而不教不祥增絕非君子而好之增絕非其

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

齊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

元本完作

也齊與資同兵五兵也增教不善人以道則以道為行惡之具故云爾○借子夜反不自噉其

行者言濫過噉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者過言以文之也濫過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

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

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

副之事乎增安取此猶言安取此義也○饘之然反子夏貧衣如縣鶉人曰子

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

吾不復見增正字通曰鶉尾特秃若衣之短結故凡

鶉音純復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

之聞也。柳下惠魯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子守後門。至

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惟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

之聞。言聞之久矣。增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蓋言嫗日暮。國門已閉。不得入。而宿

干門下之女也。仍案後門。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

即不逮門也。○後胡豆反。利。終喪其身也。增喪息浪反。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

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有與友同

義。相有。謂不使喪也。增杜預曰。有。道不同。何以相有。親有也。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也。增有舊作友。今據宋本改之。均新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

淫。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

宋本夫下無者字。

宋本著作。

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增性惡篇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夫音扶。焉於虔反。

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

言所以成德也。增舊本友下有求字。今宋元二本皆無。則後私加之者也。故刪之。論語曰。以友輔仁。詩

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

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命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增將與獎同。處昌呂反。

藍其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其讀為姐。慢也。趙黈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

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懦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

伺也。才野反。增知音智。物。故懦弱易奪者似之。易奪。悍。戇。好鬪。似勇而非。悍。

無執守之謂也。增易以豉反。好呼報反。鬪都豆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

宋本懦作

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

有者窮。增所謂富潤屋德。潤身也。○辟音譬。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

棄國捐身之道也。增捐舊作損。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凡物有乘而來。

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勢而來。乘勢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增也。舊作已。今據宋本改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

所由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增流言不知其所由來之言也。蓋流言多譖。故絕之。舊本由生下有也字。今據元本除之。○遠于願反。言之信者在

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

宋本無禍之二字。

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增說說。並音稅。不說音悅。語曰。流

丸止於甌。甌。流。言止於智者。甌。與皆瓦器也。楊子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間。謂

甌為史。甌。史。謂地之坳坎。如甌。史者也。或曰。甌。史。傾

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汗。耶。耶。滿。車。裴。駟。云。甌。窶。傾

側之地。汗。耶。下地也。耶。與。史。聲。相。近。蓋。同。也。窶。力。侯

反。汗。烏。孤。反。增。呂。氏。春。秋。曰。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

者。止。與。此。意。同。○甌。音。謳。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

成一家之言。若宋。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

墨者。增。惡。鳥。路。反。

知。宋本智作

知。宋本智作

知。宋本智作

知。宋本智作

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

鄭康成云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增韓子曰善會子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與此死同○度待洛反

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泔與奧皆

烹和之名未詳其說增泔謂以潘水漬之也○泔音甘奧於六反會子泣

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會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

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節非自是恥言不知與

會子異也增傷其聞之晚也六字荀卿之言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

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故塞而避

宋本僻作
辟元本
禮作

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

必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能也疏通也察辯而操僻謂聰察其辯所操之事邪

僻也操七刀反增察辯謂察察之辯操志操也○塞

悉則反操如字必音無惡鳥路反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

無乖越此聖人也增類謂類于法度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

詰然難辯小人也詰當為酒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桔也增多少舊作

多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詰與哲同哲然智慧貌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

無分得也申習也古患反增惡鳥路反分扶問反下同有分義則容天下

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增舊本有下有夫子

直吏天下之人雖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守也特意謂人

元本以無
作無以
元本少言
下有言字

人殊意。予讀為與。增雖舊作唯。今據元本改之。予猶許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

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增謂

其巧也。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

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

之法。天下不待亾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亾。速之甚也。更工衡反。增

有讀為又之法。舊作之。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

者。蟬也。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蟬。蟬音游。增

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增孝已。殷孝宗武丁子。有賢才。

宋本無以字。

宋本蟬作淫。

元本無也字。

其母蚤死。高宗惑後母之言。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

放之而死。○已音紀。知音智。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

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辟

為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增已見臣道篇。大有異同。本注舊在則字上。誤。今移之。○長竹丈反。惟

而亾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亾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

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增俞與愈同。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

使人必用。己。脩德在己。所遇在命。增已見非十二子篇。○已音紀。誥誓不及五

帝。誥誓。以言辭相戒約也。禮記曰。約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

澁牲日盟。謂殺牲飲血。告神以明約也。增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詛莊據反。交質子。不

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增質陟利反。

荀子卷第十九 終

荀子卷第二十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魏州楊倞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已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增

坐才臥反。下同。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

曰。此皆毀宗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增太宰純說家語曰。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王應麟云。

今說苑作
右坐
家語無者
字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
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皇
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
欬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增家語注上有

淮南子子
路作子貢
家語聖知
作廢撫作
振

試字。弟子挹水而注之酌挹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欬孔
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增吁歎辭也○喟苦位反
吁音詩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
撫掩也猶言蓋世矣增知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
音智被皮義反撫音撫

家語門人
作子貢

家語達作
逆說苑作
辯
尹文子記
醜作醜記
說苑作志
愚

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孔子為魯攝
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攝行相事又曰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此此加詳○相息亮反
朝直遙反少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
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
音扶增夫少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增語魚人有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增與音預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
三曰言偽而辯四日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為僻醜謂怪異而險
之事澤有潤澤也增險不平也○行下孟反此五

管子偽作
詭記醜作
術非非作
惡
禮記辟作
偽記醜作
學非
宋本疆作
強
說苑尹諧
作蠟沐
元本止作
正家語同
說苑作此
家語作此
士付里乙
作付乙郵
新史付作

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

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疆足

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為熒熒眾

惑眾也疆剛愎也反是以非為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增家語疆下有禦字是也是以湯誅

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增管叔家語作管蔡太宰純曰管蔡二國

名管叔名鮮文王子武王弟周公兄也蔡叔名度周公弟也愛曰尚書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丙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甲乙

叔于郭林以車七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

子產誅鄧析史付士狂鬲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

史何說苑
付里乙作
史附里子
無史付序

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

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

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尹諧

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增太公呂望本注先王舊作夫王今據本書正之此七子者

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愠怒也增愠七小友愠紆問反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猶別

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增別彼列反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

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圍將不得為寡君老增老猶翁也

荀子
卷二十一

宋本悅作
宋本別下
有也字

曲禮曰。自稱曰老夫。豈尊稱哉。○舍音捨。下同。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增語無據

及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增冉子名求字子有

時為季氏宰。孔子慨然歎曰。增慨歎貌。○嗚呼。增歎辭。上失

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增家

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二十二字。是也。辜罪也。三軍大

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洽。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增犴

不洽。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好宜獄。獄字

從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獄。故獄謂

之犴也。增犴音岸。字又作岸。治直吏反。慢令謹誅賊也。增慢與慢同。謹嚴也。賊害人。

今有時歛也。無時暴也。增言生物有時。而賦歛無時。是陵暴也。增家語作徵歛無時

宋本獄作

元本今作

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已。止。即。就。增已當作小。音無。家語作政無字。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

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增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

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

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

增家語予作汝。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增服行

心二字似是。先自行之。若不可。增言不尚賢以綦之。增綦當作甚

然後教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增綦極也。謂優寵

預曰。甚教也。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增綦極也。謂優寵

黜削。單或為憚。增單或為。綦二年而百姓往矣。增百姓

增不。過二年也。邾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

家語往作
正
家語俟作
待

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奸邪。增邪似嗟反。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

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

也。庠讀為毗。輔也。卑讀為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

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今之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增錯七路反。

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

制之。增制當作刑。字似而誤。家語墮作陷。是也。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增邪

不勝。猶言不勝。○勝音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

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漫也。工肅云。陵遲。陂池也。

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

家語岸作
眼。虛作空
也。作若。其
下有何哉
峻故也。五
字。任負作

重載。登作
陟。

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增馮。音憑。今夫世之

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增夫。音扶。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

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矢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也。增今詩眷焉作睠

言。舊本潛焉作潛。然今據宋本改之。毛萇曰。睠。反顧也。潛。涕下貌。詩曰：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增詩邶風雄雉之篇。子曰。增毛萇曰。瞻。視也。

伊誓首不其有來乎。增其誓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

化。使下人誓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增伊發語辭。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

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

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水能偏生萬

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增夫音扶其流也埤下

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

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增今說死與本注異也其

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也洗洗乎不涸盡似道洗讀為涇

浩浩無屈盡若若有決行之其應伏若聲響其赴百仞

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伏與逸同奔逸也

於赴難也增響舊作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

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盈不

元本百作

千。

求概似正概平斗解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

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綿約弱也淖弱也

似察者之見細微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萬

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其

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增絜與潔同其

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絜曲也雖東南西北千萬絜折

奪者說苑作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

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

吾恥之無才藝以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

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與小人處者吾

初之

卷二十一

六

家語淖作

綽說苑作

綿弱

大戴禮苞

裏不清以

入鮮潔以

出

說苑似志

作似意

元本無吾

有鄙也四

字

宋本彊作

強

始之也。增處昌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

孫鑣本脫作眺。

吾已矣。增已亦止也。堙音經。今學會未如朮贅。則具然欲為

人師。朮贅。結肉也。莊子曰。以生為負贅。懸朮。朮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增曾則登及贅之瑞反。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

糗與糝同。蘇覽反。增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

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

充。弟子皆右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

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增家語隱作窮。似是。○累

宋本汝作女。耶作耶。下同。

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增語魚汝以知

元本關作千。

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增比干直言諫

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

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

宋本伍作吳。非。

龍逢不見刑乎。增關龍逢。夏桀時汝以諫者為必用

元本遇下

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

元本遇下

不肖者材也。增夫音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

元本在下

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

無也字。

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增芷字解君子之學。非為通

宋本夫上有且字。

千勸學篇

家語止作芝。

也。不為求通。增為于。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

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天知命。增夫賢不肖

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

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

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

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增語魚昔晉公子重耳霸心

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以過曹。曹共公聞其將死。使

龍反。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首五千。樓

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保

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後越反伐吳。而滅之。遂霸諸

侯。詳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會稽山名。○句古侯反。會古外反。齊桓公小白霸心生

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禮。增桓

公無不見禮之事。為喪立立志也。本注所不字

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

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乎哉。增

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益暴。露居此樹之下。子貢

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

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被有說耶。匠

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

耳。被皆當為被。蓋音蓋。戶扇也。皆繼。謂其材

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彼有說耶。匠

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

標注本被。皆作彼。元本標注。本繼下有。耶字。宋本。耶作邪。下。同。

元本標注
本亦下有
未字宋本
嘗作常家
語作尚

之蓋皆斷絕也。增未既舊作吾亦未。九蓋被作被九。蓋今皆據元本改之。既盡也。未盡觀而止也。被有舊作彼有不合本注。今據宋本改之。○鄉許亮反。孔子還音旋。復扶又反。蓋戶臘反。與闔同。下如字。

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增言舊會說。今則無也。官致

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非無良材也。蓋日貴文也。

也。蓋日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增

弟。○行下。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出則孟反。下同。下篤愛於卑幼。從

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

言以類接。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恠說也。如此則儒者之

宋本矣作也。

道畢矣。增接舊作使。今據元本改之。○夫音扶。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

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

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衷讀為忠。從命則親辱。不

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

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

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增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

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

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增傳自故勞苦彫萃

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頽同雖勞苦災禍患難彫頽而不敢懈惰失敬也

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幸不

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增則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

子不匱此之謂也增詩大雅既醉篇魯哀公問於孔

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增哀公失其孔子趨出以

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

宋本丘下有也字

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增語魚據反子貢

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增

言何有於對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

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增家語作昔者明王萬乘

過舉王肅曰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

也四輔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也爭側逆

反乘實證反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增家語

五人孔安國孝經傳曰五人謂天子百乘之家有爭

臣二人則宗廟不毀增家語二人作三人孔安國孝

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

元本家作國變作輟

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

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

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併也胝皮厚也丁思友增胼亦皮厚也手曰胼足曰

胼○併步田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

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繆與與讀為與

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繆也言雖衣服我細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

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教子家語云人與已不順也王肅云人與已事實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

也增今韓詩作衣敷食敷曾不爾即是也○與音餘女音汝今夙興夜寐耕耨樹

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

之名也增物茂卿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增語魚雖

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

一國勇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增行下孟出而名

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

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

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朔而小祥居室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

而牀也禮禮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

韓詩外傳
篤行作篤
孝
家語友作
交
宋本那作
下同
宋本汝作
女下同

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

汝問之。增為子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

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增謂

以上文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

其大夫。懼於訕上子路盛服見孔子。增見賢孔子

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昔者江出於岷山

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增李周韓曰：濫謂汎濫小

如一醎。愛曰：昔者二字家。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

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設附。韋

家語放舟作舟。疏。宋本賦作。詩外傳作。家語務。作假。韓。

詩外傳作。方舟。方附也。詩：非維下流水多耶。維與唯同。言豈不

畏之耶。言服盛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今汝

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充盈。猛由告

畢。又呼其名。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

禮記曰：君子志之。吾語汝。增志音誌。語魚據反。奮於言者

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於也。色

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於伐之意。增故君子知之

日知之。不知日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日能之。不能日

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

詩外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宋本韓本。服上有衣。字。家語猶若。作自若。說。花作自如。韓詩外傳。作攝如。

詩外傳作。宋本韓本。唯注維唯。易地。耶作。邪。

詩外傳作。宋本韓本。唯注維唯。易地。耶作。邪。

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增夫音扶。惡音烏。子路入子曰由知者

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也。仁者使人

愛也。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增已音紀。子貢入子曰賜知

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

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

何。知者皆讀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

明君子矣。增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

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之意。增樂

音浴。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

家語無君子二字

家語羽作士

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

之外亦不能加也。增輪式朱反。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

衆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增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曾子曰無內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

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無身不善而怨人。

無刑已至而呼天。增呼火。又。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

元本而作無

宋本亦反 作以反 元本雖作

亦遠乎。謂失之遠矣。增遠。迂遠也。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

則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二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增逸詩也。說文曰：涓，小流也。家語云：涓涓不壅，終成江河。蓋謂至成江河，欲壅之無益也。穀，居輪之中，而承三十輻者也。以言所承既破，則雖大之無所施也。已敗舊作以敗，今據宋本改之。大息，舊作太息，今據宋本元本改之。

曾子病，曾元持足。增病疾困也。禮記曰：曾元曾申坐於足。

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增曾元曾子之子也。增語魚據及志音。

夫魚鼈龜鼃，猶以淵為淺，而坳其中。坳與窟同。增夫音扶。鼈必

宋本鼈作

宋本耶作

宋本無緝字

列及鼈太多，及鼈音元。獲焉，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增舊本巢上有增字。今據元本除之。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增為于偽反。夫音扶。下同。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鳥謂此義也。

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縝密而理，知也。鄭云：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增禮記家語作縝密以栗智也。王肅云：縝密，緻塞貌。○縝之忍反。

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剝，行也。

宋本撓作

劇傷也。雖有廉被而不傷物。似有德行。抗而不撓。勇

也。雖推折而不撓。屈似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

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

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增適讀為璫。呂氏春秋曰。尺

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

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辯。言發言則人樂

其聲清越以長。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彫

謂彫飾文采也。章謂彫飾文采也。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

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曾子曰。同遊而不見

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

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

也。廉潔不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怨人者窮。怨天者

無識。無識不知。失諾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增反

也。迂遠也。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

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

有南郭惠子。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

增本注弟子。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

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皤枯之側多枉木。

是以雜也。增皤枯。正枉之器。孔子曰。增舊本無此三

本補。君子有二怨。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未求其使。非怨

之。增舊本無此三本補。今據宋本韓

宋本彫彫作彫雕

元本揚作越

元本日作

宋本上諸

作之

說死南郭

惠子作東

郭子惠

宋本皤作

隱

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怨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怨也。士明於此三

怨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二思而不可不思

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

增少詩照反下同。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性託增施

始改反下同。是故君子必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

則施。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

宋本耶作邪。

問何如之耶。增大戴禮家語之上取字是也。孔子對曰生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

章甫之冠也。增志訓記識非也。古之服言先王之法服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

乎。舍去此謂古也。增舍音捨下同。鮮息淺反下同。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

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絢謂履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

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增夫音扶笏音忽。孔子對曰不

必然。夫端衣玄裳統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

玄端也。統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袂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

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

家語當作焉。

之大者。葷葱薤之屬也。增王肅曰。端衣玄裳。齊服也。愛曰。葷物。齊者所禁也。言服其服。則不思食其所禁。

○夫音扶。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

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寸。博四寸。三分布為

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

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菅。菲也。此言

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增衰七雷反。啜與歡同。

川悅。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

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

儀。言人之賢愚。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

家語大聖
作聖人下
同
不戴禮心
作恣無知
字

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之

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

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增色色不可讀。家語作

心不存。慎終之規。韓詩外傳。作心不能知先王之法。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不知託賢。但

紀。已音。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

非。佞。佞失據也。增大戴禮。韓。曰。選擇於物。不知所貴。

詩外傳。止交作止立。是也。曰。選擇於物。不知所貴。

不知可貴重者。增。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

不能辨貴賤故也。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謂耳目

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

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日。五鑿。五情也。莊

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

五藏為正也。增。今韓詩外傳。為正作無政。大戴禮。作

為政。作為政者是也。此。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

當與政通。鑿在報反。卷二十一

標注本美
作義

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

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猶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

津忍反。處。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

昌呂反。恐有聞。增。故知音智。下。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

故知知通之知並同。事而。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

已矣。行中。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

同。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受其

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

也。皆謂志不可奪。增家。語卑賤作貧賤。是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脩立

宋本謂下
有之字。非

家語不德
作不怨

家語云。若
將可越而

終不可及

士。事也。言其善於。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

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

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

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

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

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

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

陟仲。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

而無蘊蓄私財也。家語作無死。禮記曰。事大積焉而

不宛。古蘊苑通。此因誤為怨字耳。增本注之。佐二字

行。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慈惠困窮。使家

宋本無可字。非。百姓足。君孰與不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

多。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

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

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

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增。不方有反。舍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

也。增。辨讀為備。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摠要萬物於

風雨。摠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於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增。此一句恐有誤矣。繆

宋本摠作繆。

大戴禮然作淡然。

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

雅云。訛訛。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訛訛。然若

而眾人不能循其事。訛之閏友。增。繆不必為膠。若

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眾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

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若

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

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

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

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

注。文哀公以下十四字。宋本在三問不對下。

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

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頂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增。淮南子曰。古者有蓋而繞領以王天下者矣。注云。蓋頭者。兜蓋帽。冒。蓋。蓋。是以鳳在列樹。麟古音通用。○好呼報反。惡鳥路反。

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

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增。長竹。未嘗知哀也。增。舊本未上。有寡人二字。

今據元本除之。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

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

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

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

新序知作言非伊微

元本焉下有而字。下皆同。

新序明作且。

新序末作門。

元本無則字。

器存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謂祭祀時也。昨

與昨同。榑亦榑也。哀將焉不至。言必君味爽而擯冠

至也。增。俛與俯同。焉於虔反。下同。平明而聽朝。增。朝。直。遙。一物

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增。不

當理也。家語作失理。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

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

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

侯之子孫。不戒懼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增。日昃。日過中而傾側也。君出魯之四門。

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

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上國之。君以此思懼。則
 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魯
 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
 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
 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增。仁當作
 入音之。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
 誤也。然。變色貌。號。讀為胡
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
 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
 之竹。苴音疽。增。家語。資衰。作衰麻。是也。
 案喪服。斬衰。苴杖。齊衰。削杖。不
 得言齊衰。苴杖。○衰。七雷反。黼衣。黻裳者。不茹葷

宋本無者
 字非
 元本君其
 知之矣作
 知

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
 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
 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
 服云。玄冕者。衣裳刺繡而已。增。黼音甫。黻音弗。茹。汝
 據反。葷。許云反。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
 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
 不為非也。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
 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
 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
 竊字屬下句。增。折。折閱之折。已見前。竊與察通。莊子
 齊。切論竊竊然。音義以為察。察可見。○好。呼報反。長
 竹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術。孔子對曰。無
 取健。無取誹。健。羨之人。未詳。家語作無取鈞。王肅云。謂安
 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鈞人之口。

者增謂無取口噶謂之諄諄諄之聞及王肅云噶噶

多言或曰詩云誨爾諄諄口諄謂健貪也諄亂也口

噶健羨之人多貪欲諄忘之人多恃亂諄疾之

為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措者無取健者無取口銳者

措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兼人不可為法也

口銳者多諛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曰無取

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

同小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增眼言

閑練之也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知能

譬之其材狼也不可以身尔也有讀為又尔與通同

譬之豺狼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

不可通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

可疏增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賊文公之豎頭須竊

藏以逃已而又用之故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閻主任

怒不任計信亦任也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定公問於

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增定

也此蓋脫文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

失讀為逸奔也下同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

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

增舊本謁下有之兩駢列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

字今據宋本除之列與裂同謂外馬摩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

新序信皆作任
宋本彊作強宋本二
者皆作則
韓本同家
語東野子
作東野畢
莊子定公
作莊公顏
淵作顏闔
東野子作
東野櫻
家語讒作
誣說苑作
誣家語校

作牧說死

作廢人家

語列作曳

入下有干

新序寫作

盡

新序衡作

顏淵至。趨讀為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

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增其舊作則今

鑛本家語。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

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增造七到反。下

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

馬也。增新序家語是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

正矣。增上時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

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蓋朝廷之

禮也。增驟仕放反。騁勅景反。朝直遙反。歷險致遠。馬

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增已定公曰。善

淮南子咏

作觸攫作

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

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

危者也。增啄陟角反。攫俱

堯問篇第三十二。增舊本無篇字。今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

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

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執一如天

地。如天地無二。行微如日月。細微安徐。然而出無怠止之

也。忠誠盛於內。貴於外。形於四海。貴飾也。形見也。禮

宋本倦作

致也。

變易時也。

也。

宋本耶作邪

呂氏春秋吳起作李

惟

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二隅耶夫有何足

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增本注不

字恐如誤○夫音扶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

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

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增嘗舊作常今據宋本孫

鑿本改之楚莊王名侶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

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

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增

也申公亦猶葉公白公稱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

在中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

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

者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今以不穀之不

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增幾音祈楚

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

振寡人之過也振舉增振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

為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

美德乎將行何不忘記汝所傳之對曰其為人寬

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此二者

新序得作撰韓詩外傳得作取

宋本意作喜韓本同

宋本無也字

宋本汝作
女下同。

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
 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
 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
何以為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
 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苟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
 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增知音智。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者尚氣之專，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

宋本無所
字。

東本曰作
日韓本孫
鑽本同。

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于適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
 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增越踰，謂越等位而見至賤，不字當在無字下。見士問
 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即物少至小，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車亦少，少則意淺矣。聞或為問也。增聞或為問，是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增語魚
 我文王之為子，為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周公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之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
 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士之中也。百人，羣大夫之

宋本美之
下有半字

中也。增韓詩外傳曰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二十人。禮臣

則不還贊。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贊曰。歸者吾子辱使某見。請

還贊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贊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

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

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

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增本注十二人上。舊有十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

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吾所以得

三士者。以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

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增亾音

無。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上吾厚為之貌。上士中誠

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贊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增貌。禮貌也。人皆以

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為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增

舊本人作人人。今據元本除之。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

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

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況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增幾音機。夫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仰魚亮反。增如。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增如。段

是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

也。是也。

宋本汶下無其字

勞 增舍音捨 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黎讀為梨謂面如凍梨之色者

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賴字道之士不荀狗入故得綱

紀文章 常存也 語曰 緇丘之封人 緇與鄩同鄩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緇

縣屬東海 見楚相孫叔敖曰 吾聞之也 處官久者士死之

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 今相國有此三者而

不得罪楚之上民何也 增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如丹故反如俗字 孫叔敖

曰 吾二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

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增三息暫反子施始啟反

貢問於孔子曰 賜為人下而未知也 下謙下也子貢問於為人下未

緇丘丈人

宋本愈作齋注同

知其益也增家語作賜既為人下矣而未始為人下之道敢問之韓詩外傳作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蓋此似脫文本 孔子曰 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深掘之而

得甘泉焉 掘掘也故汲反 樹之而五穀蕃焉 草木殖焉 禽獸

育焉 增樹反 生則立焉 死則入焉 多其功而不息為

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官之奇而晉并之萊不

用子馬而齊并之 官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

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路夙沙衛以萊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激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死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禧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增本注御字舊皆

無其意

作卿。今據本書。改之。○并音併。紂剝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

用知。故身死國亡也。音智。知。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

鮮於嚴刑。增。鮮字解于議兵。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

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誦約。增。誦舊作紂。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誦與屈同。

天下冥冥行全刺之。增。行下孟。諸侯大傾。當是時也。

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增。舊本不下有字。今據宋本除之。○知音智。下其。

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親。賢人距而不受。增。視。

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

宋本故作而。宋本如作及無也字。

愚。增。將懷當易地。視。與示通。○佯音羊。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

謂也。增。詩大雅。烝民篇。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

不博也。增。徒與。弟子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

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遇者。化。增。遇當作過。議。今篇作過。

謝墉曰。存神一韻。過休。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

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增。治。直。吏。反。叶。

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

明。脩道正行。足以為綱紀。增。紀。叶。平聲。嗚呼。賢哉。宜為帝

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

宋本脩作循。

宋本避作
碑
宋本彊作
強。

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增接輿楚賢人佯狂者箕

子紂庶父佯狂為紂奴田常陳敬仲之後傾濟者闔戶聒反為惡得福善者有殃

增殃於良反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

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

乎。自為說者已下。或荀卿弟子之辭也。

荀卿新書十一卷三十二篇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士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畧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二十

君子篇第二十一

賦篇第二十一增右荀子舊目錄也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增使所吏反下使者同向許亮反下

同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

重二百九十篇增重直龍反定著二十二篇增著與著通皆以

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增殺所戒反孫卿趙人名况方齊宣

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

駢淳于髡之屬其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

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

風俗通五
十作十五

讀書志同

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

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

三為祭酒焉增息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

申君以為蘭陵令增相息亮反下相秦秦相江都相并同人或謂春申

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

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

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增夏戶雅反管仲

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

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

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增遺于李因為歌賦以

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增復扶又孫卿乃

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

嘗為弟子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

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增見賢遍昭

王左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增喜許紀反

下同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

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

也卒不能用增難乃且反卒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

以下恐脫為字

墨增行下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

後孟子百餘年增後胡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

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

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出

音扶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

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

屬增屬之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

列數萬言而卒增推它雷反行下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增處昌呂反。盡津忍反。楚有尸子。長廬子。芋子。皆著書。

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為

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

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

先生皆小五伯。增伯音霸下同。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

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增王于況反。然世終

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

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增易以或反。疾世莫能用其言。悽

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閭巷。而功業不得見

於世。哀哉。可為賈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

錄。增為于偽反。傳直戀反。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

錄。增荀卿新書以下。舊本無之。蓋本于元本者也。今據符谷望之所藏宋本補之。以復劉光祿之舊。非特復楊評事之舊也。

事之舊也。

荀子卷第二

昭和十七年五月八日大詔奉戴日ニアタリ
修次誌書

文政八年乙酉春 平安書肆 葛西市郎兵衛梓

荀子增注跋



傳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大廈之成非一丘之木誠哉
是言也山夫子正荀子編
筑本先生增注之當時也

東野墨川惟清東海墨
川成之者而初之及先生再
闕之橫須賀土屋聖重初之
未終業而歿於是熊本櫻山
恭哉野田隘野知哲共拾其

遺以授先生嗣子久保種
業之以示極齋翁必錄載
之而後始復漢代之舊傳曰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
之家非一石之木誠哉是言

卷之七

也剝剝既成將公諸世故列
叙其姓業者姓名以附卷
末

洞津侍醫

山口重紀職



瀨尾昭家書



修次系書

